

《小说家》首届精短中篇擂台赛

倾述



迟子建
王朔
陈村
周大新
刘恪
邓九刚
陈应松
范小青

马原
阿成
苗长水

PDG

《小说家》编辑部编

倾述

主编：郑法清 谢大光

副主编：李子干 董令生

总策划：闻树国

★
〔津〕新登字(90)002 号

倾 述

《小说家》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唐山市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5/8 插页 字数 446000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1—5000

ISBN 7-5306-1953-5/I·1741 定价:18.80 元

序

郑法清

提起笔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还真有几分感慨。《小说家》创刊，恍如昨日，仔细一想却已历过了十二度春秋。《小说家》举办“精短中篇擂台赛”，邀请南北高手，同台比武，其喝采之声音犹在耳，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四年。难怪古人有言：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人生一世，当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列行一域，亦应为艺术的一域留下几株常绿的花木。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追求，《小说家》编辑部的同仁们才萌生搭设擂台之想。原其用心，并无它意，不过是创一点活跃的气氛，给读者和评论家们提供一个对作家们说长道短、加油鼓劲的机会。如果还有其它的设想，那就是希冀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在观赏品评擂台比武之余，抖擞精神，鼓足勇气，冲上台去，试他个三拳两脚。弄好了，还会在“武林”之外，发现几个新手。这岂不是一件快事！

擂台赛，紧锣密鼓搞了一年。实际上既未挥拳，也未踢脚。不过是几支笔在那里较劲。且较来较去，谁也没有较过谁。热闹一场而已！

比赛既然难分胜负，奖品也就无须设定。最后是编辑部将打得

难解难分的“武林高手”们请到长江三峡和张家界的深山老林之中，叙谈一番了事。

这次擂台赛应当说是大有成效。虽然没有分出高低胜负，然而那擂台上的一招一式，至今仍然被当时观擂的人们所品评玩味。

四年之后的今天，编辑部的同仁们仍然沉浸在那场比武的喜悦之中。大家在谈笑议论中猛然顿悟：当时的少年如今已成青年，他们由于客观原因未得一睹当年擂台比武的盛况。倘使他们亲临现场，想必也会加入喝采的人群，拍手称快的。我们何不将当年比武的作品编辑成书，献给当今的青年读者，使他们也一睹为快呢？

主意一定，立即动手，于是查刊，于是复印，于是校订，于是编排。这就有了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书。

为了使青年读者了解当年擂台比武的实况，此次成书，各家作品均未增删，裁判论坛全留原貌，即使点将台三言两语的呐喊之声也都体现着当时的神态。只是为了使四本书字数大体均衡，在“比武”的场次上略有调整。

事情是兴冲冲地做完了。做得怎么样，读者看后以为如何，日前自然不得而知。不过大略一想，当初青年们喜欢的，今天的青年也还会喜欢的吧？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它的可能。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会出现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一致的情况的。意欲向东，反而达西，意欲向北，反而至南。然而办一件事情，总不能在有了结果的时候才动手去办，不办又何能出现结果？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推断，去做我们以为可能受到读者欢迎的事情。至于最终的评价，那就是读者和专家们的事情了。是为序。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

倘若以人生的旅程来譬喻的话,刚刚才过七周岁的《小说家》,还是个走出幼儿园又上小学堂世事未谙的稚儿学子。过去的七年,我们几番含辛茹苦,蒙作家的热情支持,读者的真诚厚爱,使《小说家》渐由蹒跚学步,咿呀学语进而脱去奶气,成为一个讨人喜爱的学童。成功的喜悦给我们带来了进取的激励和信心。回顾以往,我们所发表的二百余部中篇、五十余部短篇和十余部长篇与十余部译作,或讴歌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或展示心路历程,探索艺术道路;或抒写世态风情,塑造典型形象,得作家之口碑,获读者之褒扬,并为文坛所瞩目。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曾分获全国或省级与各选家的小说奖,引起广泛的影响,受到舆论界的好评。1985年的同题小说《临街的窗》,既引来了作家的关注,也招来了读者的好评,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积七年办刊的经验,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期刊的艺术是编辑的艺术,它体现着编辑者的精神气质和艺术追求,并以它的尚美精神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增强人的生活信念。《小说家》自1983年5月创刊以来,孜孜以求的是艺术的办刊风格,积极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一向遵循期刊常办常新的艺术

原则，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独特风格；古朴尚知出新，如苍天无改却“日新月异”；典雅而不失朴拙，如大家闺秀高贵且不乏大方；求新而不猎奇，如深谷幽兰移至人庐能使雅室生香。《小说家》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同时也不排斥各种风格流派，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栏目，以适应读者的审美意趣。“小说家之页”和“中篇新人新作”两个栏目，为不同兴趣、爱好的作家和读者所欢迎并予交口赞誉。前者为那些创作势头正旺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文学新秀开辟了新的疆场以快马驰骋，向读者从生活到创作甚至性情爱好等全面地介绍他们，以期沟通他们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小说家》成为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桥梁；后者则为那些新登文途初习小说的莘莘学子铺路搭桥以跻身文坛，为社会主义文学扶植新人。而于“翻译小说”一栏，近来我们尤其注重介绍一些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影响，或曾获世界重要文学奖，或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并认识外国小说之走向，为作家提供借鉴和欣赏的机会；不盲目追求摹仿亦不全面排斥，提倡借鉴反对照搬。《小说家》能汇百川归于海，能熔百家于一炉，正如它的主办单位“百花文艺出版社”是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一样，在《小说家》这块园田里，也将色彩纷呈，百花齐放并惹来莺歌燕舞。

总之，在作家、读者的关怀和支持下，七年来《小说家》已以自己的风格特色独立于全国期刊之林，为同仁、作家、读者所称道。尤其是装帧设计的独特的个性气质，朴实无华，庄重大方，却又不失艺术特点，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秀外惠中的编辑方针和艺术追求。一种期刊的装帧设计诚如人的外在气质，反映、表现并包容着它的全部艺术内涵，我们也正是在这方面花了气力下了工夫的。封二的本期作者照片、封三的小说家近影和封四的作家书画，已成为《小说家》的独特风格并为人们所熟悉和钟爱与青睐。

当然,《小说家》七岁学步,与兄弟刊物相比,无论是内容编排还是形式结构,抑或是艺术追求,都还嫌年幼稚嫩,我们的经验与水平也极其有限,正如蹒跚学步的稚儿,未免趑趄闪失甚至俯仰于地,但我们有信心会学成兄弟刊物走路的样子,并且学会走自己的路。

基于这种艺术追求,我们从1991年第一期开始,举办了《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旨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高《小说家》的艺术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顾名思义,“精短中篇擂台赛”力倡篇幅短小的中篇小说,扬清新纯净的文风,为此而集大江南北诸路名家击鼓打擂,以拔优秀。可以放歌时代,亦可以抒写人生;可以大江东去,亦可以小桥流水;可以涌泉可以泻瀑。既可挟来西北之风,又可轻奏江南丝竹;可以写意可以写实,手法纷呈,竞相媲美,博采众家之所长,不拘一格;和读者同呼吸,与时代共脉搏,邀作家相携手,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小说家》愿献一份绵薄之力。

虽名曰“擂台赛”却并无争霸文坛之意,亦无哗众取宠取悦于人之疑,更无擂台比武手下无情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之心,实为活跃文坛并为文学生活创造一点轻松气氛,增添一些幽默色彩。文学原本是娱人的,它寓教于乐,使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美感享受。况且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小说创作同样也是一种劳动,是作家的劳动,那么,我们请作家也来一场“劳动竞赛”,在互相激励使出“绝招”、“绝活”,写出好作品的同时,无疑既可愉悦读者,且有益于社会。

“擂台赛”为对垒赛。消息一经传开,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山西、湖北等地的作家,即纷纷表示了极大的热忱,并寄予厚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或来信,或致电,或赐稿响应,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

鼓舞，增强了办好“擂台赛”的信心。有些作家还为我们修正完善竞赛的方式方法，比如上海的陈村先生，就建议我们以作家来稿的时间顺序来编排“擂台赛”的作品目录，我们以为此意颇合“擂台赛”的竞赛意义，就采纳了。作家的鼓励给我们带来了活力。

“擂台赛”规定：凡参加“擂台赛”的作品，要求字数在三万字以内，最长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字；参赛作家要求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整个赛事分别设立“中篇擂台”、“作家点将台”、“擂台新秀”、“裁判论坛”等若干个栏目。

中篇擂台 “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主干栏目。参赛者乃当今比较活跃并为文坛公认为有创作实力并有代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具备此条件的作家，各省市自由组合，每队最低不得少于四人。参赛形式为每期每队出一人，省市之间单个打擂；如保证不了每期一人的队，可视为轮空，但至少保证参加一年中的四轮。

作家点将台 凡参加“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的作家，在其小说发表的同时，如有兴趣并具备条件，可在全国范围内（不包括那些参赛省市的作家）选择对手，写下战书击鼓打擂。被点将者均为目前比较活跃且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以确保旗鼓相当；被点将者应具备与参赛者同样的条件素质。我们将点将者的挑战书与被点将者的应战书同期发表，以期得到读者界广泛的关注。而应战者的参赛作品，将在下一期或适当的时间发表。

擂台新秀 我们知道，在全国各地还散布着许多有创作潜力的文学新人，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或一时没有机遇尚没有崭露头角，他们仍在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着，却不为世人知晓；另有一些已见锋芒初露端倪并已引起文坛和读者关注的青年作家，亟待一场春雨以吐新绿，此栏目正是为推出这些文学新人，以自己的力作佳作参加打擂而鸣锣开道创造良好的条件与机会。我们期盼着有胆有识有勇气有实力的文学新人踊跃参加打擂。

裁判论坛 此为评论家论坛。方法是本期的评论文章评述的是上一期的“擂台赛”作品。如第一期我们按作家的来稿时间顺序发表了四部“擂台赛”的小说，那么将约请四位评论家每位撰写一篇四、五千字的评论文章，于第二期上发表，亦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文章。每篇文章综合评论四篇小说，并以评论者自己的审美观点排出各自的目录次序，也就是几部作品几篇评论就产出几种目录次序，以改变我们《小说家》依来稿时间而排出的目录次序；而“裁判”的文章，则按作者的姓氏笔划编排目录次序。

读者点将与看台回响 这是为热心《小说家》的读者而设立的两个栏目。凡订阅《小说家》1991年全年期刊的读者，均有参与赛事的资格，可以点作家的将，亦可以评论参赛作品（看台回响），我们将择优发表。请读者将订阅的收据径寄本刊编辑部，并附以姓名、职业、通讯地址等应该说明的事项。来信请于信封注明“订阅收据”字样。收到收据后，我们将给予参与赛事的资格注册并予回函答复。

所有参赛作品和评论文章，将付丰厚报酬，以谢诸君的支持。

《小说家》“第一届精短中篇擂台赛”，我们初步计划先搞一年，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中篇小说，活跃文坛繁荣创作。

“精短中篇擂台赛”是文学竞赛，也是一种劳动竞赛，更是20世纪末文学期刊的一项大举措，请作家、读者和编辑同仁们给予支持，我们将不胜感激。

卷首语

这是一批新时期崛起的最优秀作家，其代表作品将成为本世纪末汉语文学的经典。他们真诚、敏锐、执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剖析自我，赞叹人类。对人性的欲望，情爱的滋生，道德的毁誉，用其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思索作了惊世骇俗的描绘，读来令人震聋发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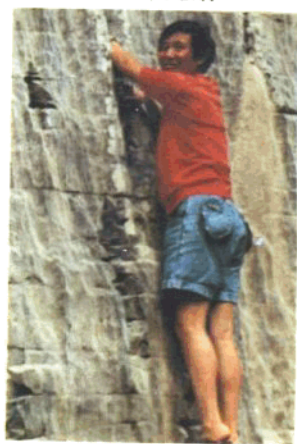
这套书以擂台赛的方式集合了一批优秀作家，阵容整齐，实力最强，是为精品中的精品。

责任编辑 董令生
封面设计 阿 夏
人像摄影 中 令

五十年来的中国



邓九刚



陈应松

ISBN 7-5306-1953-5



9 787530 619537 >

目 录

序.....	郑法清(1)
--------	----------

文学期刊的大举措.....	闻树国(1)
---------------	----------

中 篇 擂 台(H)

旧时代的磨房.....	迟子建(1)
修改后发表.....	王 朔(47)
愿意.....	陈 村(90)
握笔者.....	周大新(138)
家庭.....	刘 恪(162)
翁恭查干.....	邓九刚(209)

裁 判 论 坛

发表后修改.....	以 建(260)
并不轻松的阅读.....	金 梅(269)
“裁判”的工作笔记.....	罗强烈(278)
这不是我曾经指望的智慧.....	耿占春(287)

点 将 台

- 周大新点将季宇.....(295)
陈村点将马原.....(296)
一种道路.....闻树国(297)

中 篇 擂 台(1)

- 男人之间.....陈应松(298)
单线联系.....范小青(339)
倾述.....马 原(390)
胡天胡地风骚.....阿 城(429)
我爱你.....苗长水(485)

裁 判 论 坛

- “裁判”感言.....刘大枫(543)
权作裁判.....李书磊(552)
以文代票.....李炳银(560)
介入人心的表现.....余世存(567)

一种记忆.....闻树国(575)
变异的小说.....闻树国(577)
批评的批评.....闻树国(580)
怀恋与忘却.....闻树国(582)

跋.....谢大光(584)

旧时代的磨房

迟子建

第一章

腊月二十五这天，四太太的一只白玉手镯不见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午睡起来后洗脸，把手镯退下来像以往一样放在梳妆台上，后来黄太太来找她打牌，她一时性急就随了去，等到日头下去回来的路上，觉得风实在是有些凉，便抄着袖子走路，这一抄袖子就察觉腕上没有戴着白玉手镯，心下有些慌，急忙忙回到家里，一看梳妆台，才知她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老爷死后，家道败落了许多。前年，大太太一开春就喊精神不济，腰酸腿疼，四太太隔三岔五就到花市街的中药店给她抓药，但没等到园子中那各式各样的花开出来，大太太就一命呜呼了。没了老爷和大太太，家里就仿佛没有了主心骨，虽然说活着的三个太太都各有主意。大太太一死，二太太就觉得付家是她的天下了，整天价盛气凌人的，气得三太太常常说心口疼，不管胭脂打了多少，面上的气色总未好看过。当年，三太太就离开付家，回了娘家，不久就给香油坊的二少爷做太太去了，恨得二太太时时咬牙切齿地骂二少爷是个“拣破烂的”，说什么三太太让付奎元使唤了这么多年，二

少爷还恬不知耻地染她的身子，比王八还土鳖。四太太明白二太太明里骂的是香油坊的二少爷，暗中恨的却是三太太。

晚饭时四太太换上一件袖口很紧的，能护住手腕的葱绿色缎子小袄。她怕手镯的事万一被二太太发现，她又要幸灾乐祸。

四太太准时走进饭厅。桌子已经着好，李妈把一盆热气腾腾的汤摆上去。李妈是乡下人，老爷在世时就在这里做活，由于终日被油烟熏着，她的脸颊比嘴唇还红，颧骨又光又亮，活脱脱像嵌了两个剥了皮的熟鸡蛋。“女人颧骨高，杀人不用刀”，二太太背地里常常这样来议论她，跟四太太说要防着她点。

李妈摆好汤后又送来了碗筷，这时二太太还没有来，四太太便把自己白玉手镯没了的事与李妈联系到一块，她仔细打量了李妈的脸，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烛光昏黄地却又是斜斜地伸向李妈的半面脸，使那张脸显出生气，四太太从中看到了她平时就看到了的平静，她放心了。

二太太拖着九岁的儿子来福走进饭厅，二太太一向好眼神，她立刻发现四太太换了衣着，她撇了一下嘴，但是没有声张，直到吃完饭后，她才训斥来福：

“说了千遍万遍了，总也改不掉你这副下人的吃相！”

来福的嘴巴上沾着米粒，埋头喝汤时连带着把刘海也濡湿了，刘海上沾着汤水，二太太怎么能不气呢。

来福笑着，像以往一样地笑着，这笑容自他出生后一直跟到现在，实在是一条阴影紧紧地跟着二太太，让二太太寒心。四太太有时与二太太不和气了，就常常以来福来劝慰自己：“二太太生了个痴呆，她要跟着操一辈子的心，够可怜的了，还跟她闹什么呢。”

来福笑得大发了的时候涎水就从口角流了出来，李妈连忙用手绢去揩，这时二太太把脸转向四太太，四太太便明白她又要说什么了，便低头听着。

“就要过年了，屋里屋外的事总要有个照应，现在不比老爷在世时了，该节省的就节省点吧。可是短工总要请上一两个的，李妈年纪大，手脚不那么利落了，我请来了一个年轻力壮的给她帮厨。”二太太说李妈的时候，李妈并不在场，她哄着来福出去了。

四太太心里动了一下，便问：“是个女的？”

“自然了。”二太太的声音有些不满了：“忙完了年，过了十五就打发她回家。”

“姐姐看着办吧。”四太太生性乖巧，自老爷和大太太死后，她就以“姐姐”的称呼来招呼二太太，这样显得随和，又给人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二太太当然不会不喜欢这种叫法，但她这次并不像以往那样显出满意的神情，她大概是没有听进去四太太的话，似乎心里正想着别样的事情。终于，二太太拐弯抹角地对四太太说：

“家里的柴草要找人收拾，所有的房子都要扫尘了，不管那屋子住着人也好，空着也好，尘一定要扫的，这爬上爬下的活非得找一个灵巧利落的人才行。”

“这是男人的活。”四太太心领神会地说。

“妹妹和我想到一块了。”二太太的脸上绽出不很受看的笑容：“明儿我叫人收拾收拾磨房，请那短工过来。”

“磨房？”四太太心慌意乱地问。

“下人就应该睡在磨房里，老爷在世时不也这样做过吗？”二太太说完，面上出现了十分平和的表情，她只有十分称心如意时才有这表情，这也是令四太太十分不悦的表情。

“这哪里是商量，分明是先斩后奏。”四太太心想。

四太太觉得脸有些发烧，她知道自己的脾气又要坏了，便尽量想着于己有利的事情，最终又是把来福的痴相重复了几遍，才打发掉了对二太太的怒气。

二太太又说了一些别的什么，四太太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听